



当“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就地扶贫确实难以实现时，就要采取整体搬迁、易地扶贫的方式。

景象。

“直过民族”是指由原始社会末期、封建领主制向地主制转化时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澜沧县竹塘乡云山自然寨是一个典型的直过民族村寨。2018年末，全寨共有农户222户754人，均为“直过民族”拉祜族，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74户584人。

长期以来，社会发育程度低、发展起点不高，地方财政困难、社会事业投入不足，教育水平滞后、人均受教育年限仅5.52年、劳动者素质偏低，使得全村大部分群众处于深度贫困状态。

近年来，沪滇携手采用“集中优势资源打贫困歼灭战”的策略，一个村寨一个村寨地推进脱贫。如今，云山村房屋大多得到了新建，现代化的新房里基本家具一应俱全；村内道路得到硬化，村容村貌有了巨大改善。“在住房条件的改善中，我们还注意尊重民族习惯。例如拉祜族的习俗是房屋正厅不开窗，为了解决采光问题，我们就在这区域采用了落地玻璃门。”上海援滇干部、澜沧县委常委、副县长张辉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

住房改善后，人的精神需求也要有配套的满足。由于之前贫困，当地的孩子往往比较胆小、内向，也不会说普通话。

上海援滇干部引入上海的公益社工组织，在澜沧县开展“呀咪呀吧”成长课堂。“呀咪呀吧”是拉祜语“小男孩小女孩”的音译，这个项目专注于教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一起学习普通话，帮他们打开内心。

2020年8月13日，社工和志愿者们来到班利村开展成长课堂，为孩子们带来一节“青蛙和兔子”普通话课。授课的老师们感到，和第一次上课相比，孩子们的参与度明显更高了。

以前，当地的学校没有像样的球场，孩子们只能光着脚在泥地里奔跑、打滚。上海援滇干部带来了塑料模块拼接出地板的“悬浮球场”，让孩子们可以开展篮球、排球、羽毛球等运动。此外，上海市黄浦区妇联还在澜沧县的一些扶贫安置点建立了儿童之家，为当地的留守儿童带去陪伴和关怀。

当“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就地扶贫确实难以实现时，就要采取整体搬迁、易地扶贫的方式。上海对口帮扶的遵义市正安县，正在推行这样的扶贫实践。

近年，当地易地扶贫“搬得出”的目标已经实现，下一步

就要做好“后半篇文章”，实现“稳得住”“能致富”。为安置点群众提供必要公共服务，做好幼儿园、学校等配套建设，让搬迁群众真正融入城镇，在当地获得均等的生存发展机会。

“接受易地扶贫的群众，搬迁到城镇后一定要满足孩子们的入学需求。”上海援黔干部、正安县委常委、副县长李国文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2020年9月，上海对口援建的“正安县杨浦幼儿园”投入使用。幼儿园开设24个教学班，可接收720名学生就读，是目前正安县规模最大的幼儿园，它有效吸纳了周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适龄儿童。

正安县杨浦幼儿园延续了上海援黔创立的硬件完善和软件提升相结合同步走的“杨浦·正安幼教发展模式”。2018年，上海援建的正安县上海艺术实验幼儿园开园。幼儿园位于遵义市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正安县瑞濠社区，陆续吸纳563名适龄儿童入学。

在落实帮扶资金促进幼儿园的硬件建设之外，杨浦区安排了上海市一级幼儿园杨浦第二艺术幼儿园与正安县上海艺术实验幼儿园易地结对，全方位指导该园建设和运营。

幼儿园建设方案设计之初，杨浦第二艺术幼儿园园长就前往正安县，对幼儿园的内部功能设置和课程安排提出指导意见。建成后，杨浦区选派优秀幼儿教师赴黔，对当地教师队伍进行带教示范；同时，组织当地幼儿园的园长、教师赴上海接受培训。上海源源不断地为正安县易地扶贫的教育配套提升“软实力”。

软件与上海一致，硬件由于空间宽裕甚至比上海更好，当地的孩子在家门口一步踏入“上海幼儿园”。如今，当地易地扶贫安置点内的幼儿园、初中、高中以及职校，都与上海各级学校实现了结对。

“幼儿园的硬件条件、教学水平都很高，时常有上海的老师带来先进的理念。最让我惊喜的是，女儿进了幼儿园之后，开始像城市孩子一样讲文明、懂礼貌。孩子现在不乱扔垃圾，还知道垃圾分类。”正安县易地扶贫安置点居民任廷凤说。

2020年3月，正安县完成整体脱贫摘帽，这意味着遵义提前整体脱贫，也意味着贵州省第一个深度贫困县提前脱贫。“我们已经在贵州和上海的山海之间架起了一座情感的桥。”